

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利玛窦 汤若望 南怀仁 郎世宁

王忠和 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利瑪竇 汤若望 南怀仁 郎世宁

王忠和 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禁城里的洋大臣 / 王忠和编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201 - 06345 - 4

I. ①紫… II. ①王… III. ①利玛窦(1552 ~ 1610) - 生平事迹②汤若望(1592 ~ 1666) - 生平事迹③南怀仁(1623 ~ 1688) - 生平事迹④郎世宁(1688 ~ 1766) - 生平事迹 IV. ①B979.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6691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6.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30 千字 印数: 1 - 5,000

定 价: 32.00 元



楔子：《几何原本》，中国第一部科学教科书

万历三十五年，即西历的1607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北京宣武门内天主堂侧的一间小屋内仍然亮着灯。虽然外面还是春寒料峭，但屋里充满了暖融融的气氛，一个白泥炉子散发的热气足以使人忘记这是什么季节。一张硕大的书案旁，一个中等略高身材的人，紧锁双眉，来回地踱着方步。他身穿儒服，头戴方巾，一副士人的打扮；可是待他转过头来，却是深目高鼻，须长及腹，明显的一张西洋人的面孔。书案前，伏着一中年人，手握笔管，面前一张张的稿纸铺散开来，眼睛却注视着那个洋人，若有所思——这两人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

利玛窦一边走动，一边迟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着：“两个三角形的一个角相等，夹其角的边成比例……不好，不好，这样说容易造成误解。”说着，他走到案前，用毛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草图，道：“保禄，你看，应该怎么说这种情况，这里是两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角和另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角相等……你明白吗？”徐光启说：“是的，利师，您的意思我明白。可不可以这样表述，两三角形之一角等，而等角旁之各两边比例等……”利玛窦面露喜色道：“正是这个意思，好，就按你的说法……”然后，他又接着叙述着：“即两形为等角形。而对各相似边之角各等。”徐光启似乎有些跟不上，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利师？”“这实际上是说，相似三角形的三个角都相等，不是吗？”徐光启恍然大悟道：“啊！真的，两个等角形的三个内角真的是相等的，对呀，不然怎么叫等角形呢。可是，您为什么不干脆说，三个角相等不是更直接吗？”利玛窦缓缓说道：“不能，因为这其中有个逻辑关系在内，是因为夹那个等角的两个边的比例相等，才有他们相对的角相等，而不是相反。”徐光启叹服道：“果然是推理严紧，没有丝毫漏洞。好，就



这样。”

利玛窦、徐光启师徒二人如这样伏在案前，斟酌字句已经有几个月了。开始的时候还是令人挥汗如雨的盛夏，他们顾不得炎热，一心钻在书中，一个口述，一个笔录，配合默契，如今已经到了临近杀青的时刻了。

徐光启正在伏案疾书，偶然一抬头，瞥见利师双目微阖，嘴巴微张，眉间蹙起一个结，似乎在忍受着难言的痛苦，遂赶紧问道：“利师，您这是怎么啦？”过了一会儿，利玛窦才回答道：“唉！这是老毛病了，这几年，总是觉得右边的脑袋里面有些疼痛，休息一下自己就会好的。”徐光启关心地问：“那您看过大夫没有？”利玛窦道：“中西医生都看过的，大夫也说不出来所以然来。大概我的日子也快了。”徐光启赶紧制止道：“利师，您千万不要这样说，您刚刚五十几岁，怎么会呢？再说，这里的教务需要您，我们大明国的学人也需要您，您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新鲜事物，我们还没来得及消化，没来得及理解……”利玛窦轻轻叹息道：“我又何尝愿意离开你们？我从意大利历艰涉险来到中国为的什么？可是有时候……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诗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吗？……”徐光启连忙打断道：“那说的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可那是战争时期，我们现在没有战争。”利玛窦反问道：“真的没有吗？”接着又自己回答道：“是的，没有，暂时没有。”徐光启一边收拾书案上面的稿纸，一边以恳求的口吻道：“利师，您累了，先休息一下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吗？”利玛窦轻轻点了点头：“好吧，你回去再好好润色一下，后天我们继续，怎么样？”徐光启答道：“就是后天。”

徐光启和利玛窦又继续合作翻译了几个月，《几何原本》终于在当年五月出版。不久，徐光启的父亲在家乡去世，他按照当时官场的规矩，回家守制三年。待他回京时，利玛窦已经病故——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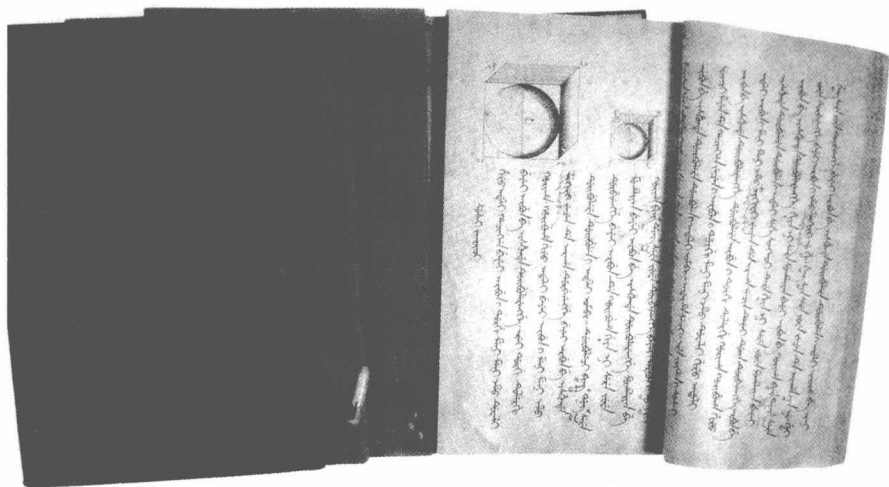
徐光启走后，利玛窦坐在书案前面，桌上一摞稿纸的封面上写着：《几何原本》，泰西利玛窦口授，吴淞徐光启笔受。看着那娟秀工整的字体，不由得想起他和徐光启翻译这本书的一段渊源。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接触的士人当中也有不少讲求格致之学的人，自然有些也从事几何学——中国人称之为“形学”的著述。可是，他发现中国的形学大都是就事论事，而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正好像一座房子



没有根基一样。所以，那些讲对了的并不知道为什么对，那些说错了的人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他早就有心将他大学老师丁先生的大作《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也算是不辜负那些慕名来拜访他的文人学子对他的一片厚意和仰慕之情。他来中国多年，文章也写过一些，可是一旦动起手来，才觉出“谈何容易”！一方面中西文法迥然不同，而且科学表述又不同于日常会话，其中有着严格的逻辑性和缜密的说理性。无奈之下，他曾经试图找个朋友帮忙，例如在广东韶州时他就与瞿太素试着合作翻译过。可是碰到一个投缘的同志谈何容易，那瞿太素才华有余而定力不足，整天只是风花雪月，再不就是秦楼楚馆，两人只翻了不到一个月就继续不下去了。还是来到北京后，一次和徐光启谈起西洋学问，利玛窦便把翻译《几何原本》的经过，以及几次半途而废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徐光启道：“形学这门学问三代以前直至先秦也曾有人研究，只可惜毁于秦始皇的一把孽火。汉代之后，再讲究这门学问的就不过多凭猜测揣摩了——正好像盲人射的，虚发无效；或者只比拟个差不多，也是持萤烛象，得首失尾而已。先师曾说过：‘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今天这门学问既然失传，与其暗中摸索，不如改投名师。如今遇到这本书，又碰到利师这样的名师，不骄不吝，主动要传授与人，再若失此机会，何日可再得？”利玛窦委婉地告诫他说：“此事并非易事，以你四十多岁的年龄，要重新学习一门陌生的学问，谈何容易。而且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耽误了你在翰林院的公务，你可要三思而行啊！”徐光启道：“我知道此事对我有一定难度，要说困难这东西，你越是避开，它反而越长越大；你若是迎难而上，难事自然就消除了。我意已决，利师就不要怀疑了。”利玛窦听了徐光启的话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从那以后，他一面教徐光启几何学的知识，一面准备翻译《几何原本》。如今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大功即将告成了。

欣慰之余，利玛窦就上床休息了，头痛虽然轻了些，但以他的医学知识，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小病。而且，这两年他觉得自己衰老得特别快——须发皆白，脸上爬满皱纹。可是，连中西大夫都不知其然，自己又有什么办法？索性不去想，还是把精力集中在即将完成的《几何原本》的翻译上吧。他实在是太累、太疲乏了，他在这个正月里几乎没有真正休息过，每



《几何原本》

天的访客总有不下百人,上至部院郎官、下至布衣秀才,甚至当朝的内阁大学士也派人送来帖子,算是礼到人到。访客中,有的来探讨学问,有的来谈论时事,不少人不过是来问候一声。一天到晚地接待访客已经席不暇暖,外地还经常传来令人不快的消息,更使他食不甘味。新年元日对别人来说是大快朵颐,为肚子补足一年的油水;对他却是精神和体力的极大透支。所以直到现在,他一听到外面的爆竹声还有些心有余悸。

从中国的元旦,利玛窦想起了意大利的圣诞节,那静谧、温馨、启人遐思的节日。是啊,谁不怀念自己的家乡呢?算了算,他来中国已经二十五年了。虽然他谈话、作文时自称“旅人”,但他天天和中国人打交道,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几乎忘记自己在这里是个外国人了。可是,毕竟有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有些事情也是不会忘记的——他身体里流淌的意大利血液是绝不能改变的,他也不会忘记养育他的马切拉塔,那坐落在小山之巅袖珍城堡式的小城。他依稀记得青松翠柏中隐约可见的钟楼,城墙随山势蜿蜒上下,环城道路沿着城墙跌宕起伏,城里的大街小巷时升时降,真像是童话里的世界。尤其使他梦徊萦绕的是父母亲的那座两层石头小楼,母亲给他做的奶酪、比萨……他还回忆起他儿时就读的小学校,他在罗马求学的罗马大学,以及他踏上中国之旅的一幕幕……



目 录

第一章 利玛窦——中西交流第一人	1
一 他做了他父亲最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1
二 九死一生到达印度	4
三 芝麻,开门	5
四 立下了利玛窦规矩	32
五 利氏之学的中国传人	35
六 打开了一扇门	52
七 利玛窦的贡献	57
第二章 汤若望——顺治皇帝称玛法	63
一 一个走后门的学生	63
二 汤若望在明朝	65
1 给徐光启留下深刻印象	65
2 西安的疑问:耶稣是神子吗	67
3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天的	69
4 为了天主的大炮	74
5 释迦牟尼胜了耶稣一局	79
三 汤若望在清朝	80
1 观象台变成了擂台	80
2 顺治帝与汤若望的纯真友谊	82
3 说服顺治帝信教失败	87
4 汤若望一言定帝位	99
5 杨光先给汤若望上纲上线	108



6 害人者戒	118
第三章 南怀仁——康熙朝廷帝王师	124
一 为汤若望仗义执言	124
二 张献忠给传教士穿官服是体制所关	127
三 迟到的公平总比不到好	132
四 不能指责南怀仁带来的是过时的科学	136
五 南怀仁的大炮轰垮了吴三桂	143
六 康熙皇帝是附庸风雅吗	147
七 耶稣会士与《尼布楚条约》	155
八 康熙帝不许传教士进入边境地区	161
九 康熙皇帝和彼得一世	168
第四章 郎世宁——中画西法开先河	172
一 是上帝,还是丢斯	172
二 郎世宁在康熙朝	176
1 康熙帝凑到跟前看油画	176
2 传教士卷入皇储之争	178
三 郎世宁在雍正朝	191
1 郎世宁不敢过问政治	191
2 雍正帝“恨屋及乌”	196
3 雍正帝棋错一着	204
四 郎世宁在乾隆朝	208
1 一代英主是个小气的玩儿家子	208
2 科学家不过是皇上的匠人而已	222
3 中西交通的终结	227
4 关于郎世宁的画	229
附录:耶稣会想要把十字架插遍全球	243
一 天朝闹家务,洋夷图变革	243
二 两个蕞尔小国企图瓜分世界	244
三 耶稣会趁宗教改革之机异军突起	246



第一章 利玛窦——中西交流第一人

利玛窦(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他于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开创了传教士的“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从传播科学知识入手,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有一基本的了解。他广交中国知识阶层,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实乃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他为中国人开启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人以往闭关自守、自高自大的陈腐观念。他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又将其介绍给西方的学者,所以利氏也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拓荒者。明清之际,教外人士有时就把天主教称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其他传教士则是“利氏之徒”,将那时的西学也都一律归为利氏所带来,可见其影响之大、之深、之广。

一 他做了他父亲最不希望他做的事情

利玛窦于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境内之教皇国(Church States)的马尔凯州(Marche)马切拉塔城(Macerata)。此地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相毗邻,而且出了一个闻名遐尔、载誉千古的画家拉斐尔。利玛窦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Matteo Ricci),利玛窦是他自起的中文名字,又按照当时土人的习惯,起表字为西泰,又号清泰、西江等。他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其为“泰西”先生、“利先生”、“利子”、“利进士”等。

利玛窦所诞生的教皇国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丕平于公元756年赠给教皇的领地,即所谓的“丕平赠礼”,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756—1870)。在此浓重宗教氛围的环绕下,利玛窦从小立下献身教会的志愿,也就不是什



么奇怪的事情了。他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其先祖曾被封为侯爵，他父亲是个医生，家里经营利氏药房，并曾经出任教皇国的省长。

利玛窦的母亲性情温和，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小时候的利玛窦受母亲影响很大，他秉承母教，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培养了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从九岁起，童年的利玛窦一直在家乡一所耶稣会开办的学校学习。上学时，他即有志修道，想加入耶稣会。可是，他父亲最担心的就是利玛窦加入耶稣会——因为不但耶稣会成员要过清苦的教徒生活，而且传教经常要去海外，去则有去无还。所以他父亲的心态就好像中国一般的家庭不希望子女去当和尚、尼姑一样。利玛窦的父亲希望他的长子将来能够继承祖业，并能迈入官场。本来，利玛窦可以在家乡继续求学，因为马切拉塔有一所创立于1209年的大学。但是为了儿子的仕途着想，他父亲将十六岁的利玛窦送到罗马去学习法律，为的是有机会结交权贵，将来有人提携——朝内有人好做官嘛，外国也是如此。

可是，利玛窦一到罗马，就和耶稣会的教友们来往密切。那时的会首是耶稣会创办人依纳爵的弟子圣方济·波尔济亚，他出身西班牙公爵，曾任总督，但却辞去贵族爵位，布衣糙食，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利玛窦深受其精神的感召，他向往那种神秘而高尚的教徒生活，对海外传教也充满憧憬——总之，他觉得做一个俗吏实在违背自己的意愿。

利玛窦进圣安德烈学院学习预科后不久，就于1571年8月15日的圣母升天节那天做了他终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加入耶稣会。

这个决定对他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把一生献给传教事业，不得娶妻生子，不得过舒适的世俗生活，不得与父母家庭团聚，不得……不得……。

这个决定对他的父母家庭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儿子，因为他已经是属于神和神的事业了。与子女生离死别，这对世界上任何父母都是残忍的，但是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如果利玛窦留在他们身边，至多是意大利多添了一个凡官俗吏，而世界上却少了一位伟大的东西文化的沟通者，中国也少了一位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当然，这个任务终归还会有别人完成，可那就不是他利玛窦了。

利玛窦的父亲听说儿子竟然不听自己的一再告诫，进了耶稣会，便怒



气冲冲地前往罗马,准备训斥儿子一通,并令他退出。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人算不如天算”,当他坐车行至半路时突然发病,不得不中途折回——似乎天意阻挡他去罗马。利玛窦的母亲于是劝告丈夫,不要违背孩子的意愿。利玛窦的父亲只好不再干涉儿子的事情。

1572年,利玛窦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罗马学院是耶稣会前会首依纳爵于1551年创立的,因为当时正处在文艺复兴时代,所以学院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极重视科学和艺术。总之,罗马学院是当时欧洲极优秀的学校,荟萃了各方面的人才——伽利略曾是该学院的客座教授,有极完备的课程设置——学习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的重要哲学著作,所以成为青年们神往的圣地。事实上,由于通晓古代和近代知识,且有良好的学术素养,耶稣会士通常是欧洲最有才华的人。利玛窦师从数学家克拉维奥(Christopher Clavius)学习数学,克拉维奥神父是德国人,和伽利略、开普勒及其他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有密切的交往,被称为“十六世纪的欧几里得”,著有拉丁文版的《几何纲要》,后来,利玛窦在中国与瞿太素、徐光启翻译的就是克拉维奥的这部著作。其时范礼安神父也是利玛窦的老师。

五年的学习生涯里,利玛窦研读了几何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原理、音乐理论、透视学、天文测量、行星原理、钟表制造、教会历法、修辞学、人类学、哲学、逻辑学、辩论等课程。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要感谢那时的通才教育,使利玛窦具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他不但会预测日食,还会绘制地图,还能制造、修理钟表等——既能动脑,又能动口,还能动手。看了这份课程表,我们不得不叹服这种博大、深邃的教育思想,反观现在学校里的状况,研究牛的不知道马,研究马的不懂得猪,真成了专而又专的“专家”。

因为加入耶稣会时,就有过绝财、绝色、绝意,以及传教地点听从教皇命令的誓言,所以利玛窦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将来的安排。那时,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大多被派往美洲或是印度、日本、菲律宾等地,中国还是一个传教的禁区。一心想要踏上中国本土的沙勿略神父就是在距中国一步之遥的海岛上去世的,所以,利玛窦大概从未想到过要去中国,可是天意却偏偏安排他去了遥远的中国。

二 九死一生到达印度

年轻人体内充满了过剩的能量，于是乎外化为激情，表现为冲动——利玛窦年轻时也是这样。1577年，他获准赴远东传教。虔诚、急迫去为东方服务的热忱，竟使他放弃了教会允许他临行前回家探望的机会。谁知，这一决定竟使得他与父母天人永隔，再也没有见面。

1578年3月24日，利玛窦乘船从里斯本出发，和其他十四名耶稣会士一起前往印度传教。那时在海上长途航行并不像现在的豪华游轮之旅，是件潇洒、浪漫的事情——船是木帆船，船舱只有一米高，长度也不过三米，实际上只是个比棺材大一些的空间而已。一路上绕过好望角，途经莫桑比克，都是热带地区，暑气逼人，舱内更是如蒸笼一般。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少有人不得病的，而且大多是传染病。生病后，躺在船舱内“洗桑拿浴”，病只能加重，不会减轻。又因舱房紧紧相靠，一人得病，会很快与众人“共享”；谁能够闯过这道关口，就只有天知道了。只需看一下历年耶稣会士去澳门的记录，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航海简直如同以生命买彩票一般：1618年，二十二个传教士动身前往东方，抵达澳门时只有八人活了下来。1634年，六人中死了四人。1672年，十三人中竟死了十人。

利玛窦经过六个月的航行，终于在1578年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Goa）——葡萄牙在亚洲最重要的殖民地。果阿位于印度半岛西部，基督教许多教派都在此派有代表，负责远东的传教事业，葡萄牙国王在这里享有保教权。

由于沙勿略之前对印度的赞美以及教会的神化，利玛窦在来到印度之前，他所听说的印度是个非常令人神往的地方，在这里传教也比较容易。但是现实与想象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给耶稣会的历史学家玛菲用葡萄牙语写的信中说：“查看一下有关印度、日本的注释书和地图类书，会发现明显的谬误比比皆是。”但是耶稣会在日本布教非常顺利，而且在印度还发现了聂斯托里教派（景教）的信徒。这使得利玛窦他们精神上感到非常振奋。

利玛窦最初在果阿修院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后又去中南半岛教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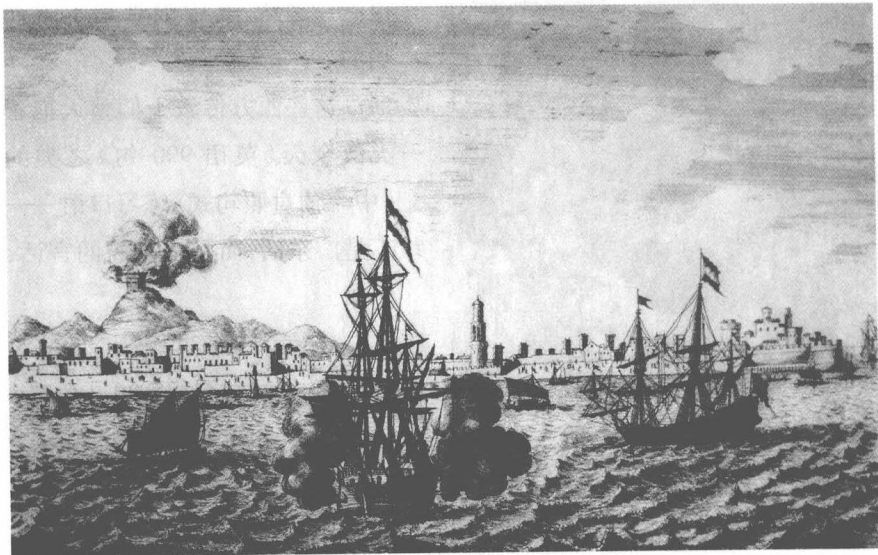
年,1580 年升任司铎。之后返回果阿,在那里的神学院继续学习神学。或许是因为自小受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本主义思想的熏陶,利玛窦在果阿神学院学习时,非常反感学院不接受印度当地学生的做法。他认为既然在印度传教,就应该任用当地人,就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他于是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担心这种歧视政策是和传教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只能招致当地人的反感与仇恨。而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

三 芝麻,开门

1. 到达澳门,使自己中国化

由于明朝“片板不能入海”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利玛窦之前的西方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大陆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

那时,澳门不过是个荒凉的小岛,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明朝政府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此地落脚,存放货物,作为通商居留地。澳门(Macao)的外文名称即因为其上建有妈祖庙而得。于是,澳门也成为基督教在中国



16 世纪的澳门。这是出使中国的荷兰使团中的画家约翰·尼霍夫画的速写



最早的一个基地——澳门教区,其管辖范围包括中国、安南(越南)、日本、朝鲜、缅甸、柬埔寨等地。

利玛窦到达东方时,他在罗马学院的老师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1538—1606,意大利人)作为耶稣会的远东教区视察员正在澳门停留。范礼安认识到,如果耶稣会不进入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简直是荒谬的。他也觉察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若是强迫其国民改变自己原有的习俗,去改奉西方传统是困难的事情。因此,他明智地决定,传教士们首先要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并和中国人沟通,然后才能谈其他——这种务实的态度始终是耶稣会传教的宗旨。

在澳门的神父罗明坚接受了这个并不轻松的任务,具有语言天赋的利玛窦自然成了他最合适的帮手。因此,罗明坚神父向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万历十年(1582),三十岁的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8月7日到达澳门。

传教士们想通过汉语著述天主教义来吸引中国人,“练习用他们的语言写作,作为一种吸引捕捉他们心灵的手段”,因此他们先在澳门努力学习汉语。开始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对完全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方块儿汉字

感到很好奇,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然,其中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西方传教士们整天抱着类似今天《英语 900 句》之类的《中—葡对照句式》练习口语——不是广东话,而是广东腔的官话,例如,

客人问:师父到这里几年了?

神父:才有两年。

客人问:如今都晓得我们这边的官话不晓得?

神父:也晓得几句。



范礼安神父



客人问：也讲得？

神父：略略学讲几句。

学过哲学的利玛窦采用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结合的方法来记忆这种神奇的文字，例如，他看到“武”字，头脑中就浮现了两个武士角斗的场景；看到“要”字，就联想起一个西洋妇女的样子；通过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女人，他记住了“好”字等等。所以，利玛窦学习中文进展神速，首先要感谢他惊人的记忆力，自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刻苦精神。利玛窦在和罗明坚学习汉语过程中，还合作编了一部《葡汉词典》，给五千四百多常用中文词注音，以解决西方人拼读汉字的困难，也可算是西方第一部汉语词典了。

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肇庆，时称端州。

2. 肇庆，世界地图吸引了中国人

万历十一年（1583），最早到达肇庆的传教士罗明坚和巴范济，开启了破冰之旅。他们想得到两广总督陈瑞的许可进入广州，并把这里作为立脚点。

当时肇庆是广东省会，两广总督陈瑞就驻蹕城内。

二人带了一些当时在中国尚属罕见的礼物，如三棱镜、自鸣钟、纯丝衣料等去见陈瑞，请求他准许他们在当地居留。按照当时明朝的“移民法”，只有现职的外国使节、伴随使节来的商人，或是仰慕中华政治文化的外国人才可获得中国“绿卡”。于是，他们把传教之事先放在袍子里面隐藏起来，声言自己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并且附带保证做大明皇帝的顺民。被教士们判定为“贪官”的陈瑞，看在琳琅满目的礼物的面子上，接受了他们的说法，并立即答应将郊外天宁寺旁边的地方拨给他们作为立足之地，还可提供他们食物等物品。正当他们乐观地以为中国大门已经向他们敞开的时候，因朝廷首辅张居正的病故（1582），以及接踵而来对他的清算，陈瑞也连带去职，罗明坚和巴范济只好垂头丧气地退回澳门。

正当他们近乎绝望的时候，事情又有了转机。

新任总督郭应聘要查明前总督如何允许传教士们入境，罗明坚和利玛窦应召再次来到广州。经过一番周折——自然，送礼、贿赂都是必不可少



的,终于在万历十一年(1583),罗明坚、利玛窦两人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他们为了达到定居目的,不惜给肇庆知府王泮下跪、磕头,声言是来自印度的僧人,因仰慕中国政治昌明,希望得到一块净土建造教堂,以终生侍奉天主。王知府颇为理解,允许他们在肇庆崇禧塔旁边建造教堂——入乡随俗,起名“仙花寺”。但是,官僚阶层的接纳并不代表百姓的认可,正当他们兴冲冲准备建房时,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与抵制,闭塞的乡人看不惯这几个大胡子的外国人,而且对他们来到此地的企图感到怀疑。小孩子们从高塔上面往他们教堂扔石头,教堂仆人抓住一个小孩儿后,引发了与当地居民的纠纷,以至闹到公堂。虽然事情经过知府王泮调解平息下来,却深深触动了利玛窦,他认识到要在中国立足,必须首先赢得中国人的尊敬,而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通过学术来吸引和教化人心。

在肇庆知府王泮的支持下,一座小巧的欧式风格“仙花寺”终于建成,王知府还亲笔题写“仙花寺”和“西来净土”两块匾额。他们起初的传教工

作进行得十分低调。神父们行事小心谨慎,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以博得中国人尤其是官员们的信任。为减少麻烦,他们尽量弱化自己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差异,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事实上他们是从印度来的,这样使中国人误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他们也乐于装扮成和尚的样子——穿着僧袍,把头发、胡子剃得一千二净,一副六根清净的模样,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并称之为“番僧”,背后称其为“番鬼”。



利玛窦为“仙花寺”、“西来净土”写的音译和义译